



阿加莎·克里斯蒂
侦探推理系列

Nemesis

复仇女神

[英] 阿加莎·克里斯蒂 著 丁丽梅 丁大刚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I561.45
K656-43.2

阿加莎·克里斯蒂
侦探推理系列

Nemesis

复仇女神

[英] 阿加莎·克里斯蒂 著 丁丽梅 丁大刚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1-2007-4632 号

Agatha Christie
NEMESIS

据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2002 版译出
Copyright © 2002 Agatha Christie Limited, a Chorion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复仇女神/(英)克里斯蒂(Christie, A.)著;丁丽梅,
丁大刚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11
ISBN 978-7-02-006484-7

I. 复… II. ①克…②丁…③丁… III. 侦探
小说-英国-现代 IV. 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61918 号

责任编辑:马爱农
责任印制:王景林

复仇女神
Fu Chou Nü Shen
〔英〕阿加莎·克里斯蒂 著
丁丽梅 丁大刚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宁波市大港印务有限公司印装 新华书店发行

字数 140 千字 开本 850×1092 毫米 1/32 印张 9.25 插页 1

2007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200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 000

ISBN 978-7-02-006484-7

定价:21.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谨以此书献给达夫妮·霍尼伯恩

出版说明

阿加莎·克里斯蒂被誉为举世公认的侦探推理小说女王。她的著作英文版销售量逾10亿册，而且还被译成百余种文字，销售量亦逾10亿册。她一生创作了80部侦探小说和短篇故事集，19部剧本，以及6部以玛丽·维斯特麦考特的笔名出版的小说。著作数量之丰仅次于莎士比亚。

随着克里斯蒂笔下创造出的文学史上最杰出、最受欢迎的侦探形象波洛，和以女性直觉、人性关怀见长的马普尔小姐的面世，如今克里斯蒂这个名字的象征意义几近等同于“侦探推理小说”。

阿加莎·克里斯蒂的第一部小说《斯泰尔斯庄园奇案》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战时她担任志愿救护队员。在这部小说中她塑造了一个可爱的小个子比利时侦探赫尔克里·波洛，他成为继福尔摩斯之后侦探小说中最受读者欢迎的侦探形象。《斯泰尔斯庄园奇案》经过数次退稿后，最终于1920年由博得利·黑德出版公司出版。

之后，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侦探推理小说创作一发而不可收，平均每年创作一部小说。1926年，阿加莎·克里斯蒂写出了自己的成名作《罗杰疑案》（又译作《罗杰·艾克罗伊德谋杀案》）。这是她第一部由柯林斯出版公司出版的小说，开创了作为作家的她与出版商的合作

关系,并一直持续了50年,共出版70余部著作。《罗杰疑案》也是阿加莎·克里斯蒂第一部被改编成剧本的小说,以Alibi的剧名在伦敦西区成功上演。1952年她最著名的剧本《捕鼠器》被搬上舞台,此后连续上演,时间之长久,创下了世界戏剧史上空前的纪录。

1971年,阿加莎·克里斯蒂获得英国女王册封的女爵士封号。1976年,她以85岁高龄永别了热爱她的人们。此后,又有她的许多著作出版,其中包括畅销小说《沉睡的谋杀案》(又译《神秘的别墅》、《死灰复燃》)。之后,她的自传和短篇故事集《马普尔小姐探案》、《神秘的第三者》、《灯光依旧》相继出版。1998年,她的剧本《黑咖啡》被查尔斯·奥斯本改编为小说。

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侦探推理小说,上世纪末在国内曾陆续有过部分出版,但并不完整且目前市面上已难寻踪迹。鉴于这种状况,我们将于近期陆续推出最新版本的“阿加莎·克里斯蒂侦探推理系列”,以下两个特点使其显著区别于以往旧译本,其一:收录相对完整,包括经全球评选公认的阿加莎·克里斯蒂侦探推理小说代表作品;其二:根据时代的发展,对原有译文全部重新整理,使之更加贴近于读者的阅读习惯。愿我们的这些努力,能使这套“阿加莎·克里斯蒂侦探推理系列”成为喜爱她的读者们所追寻的珍藏版本。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2006年5月

目 录

第一章	序幕·····	(1)
第二章	暗号——复仇女神·····	(14)
第三章	马普尔小姐采取行动·····	(28)
第四章	埃丝特·沃尔特斯·····	(40)
第五章	来自远方的指示·····	(53)
第六章	爱情·····	(70)
第七章	一项邀请·····	(77)
第八章	三姐妹·····	(84)
第九章	蓼蔓·····	(94)
第十章	“啊！美好的昔日时光”·····	(102)
第十一章	灾祸·····	(118)
第十二章	密谈·····	(133)
第十三章	红黑花格·····	(149)
第十四章	布罗德里伯先生的惊奇·····	(165)
第十五章	维里蒂·····	(170)

第十六章	验尸	(178)
第十七章	马普尔小姐的走访	(194)
第十八章	布拉巴宗副主教	(207)
第十九章	频频道别	(223)
第二十章	马普尔小姐有了主意	(234)
第二十一章	时钟敲了三下	(250)
第二十二章	马普尔小姐叙述始末	(263)
第二十三章	尾声	(280)

第一章

序幕

每天下午，简·马普尔小姐习惯翻看一下她的第二份报纸。早晨她能在家里收到两份报纸，如果第一份能及时送到，她就在吃早茶的时候看。但送报的孩子可没有什么时间观念，而且经常不是来一个新手，就是临时找来一个人代送。这些报童又对送报路线各有各的想法，这样做也许是为了从单调中求些变化吧。但是对于那些经常很早就看报的人，那些想在乘坐公共汽车、火车或者其他交通工具去上班之前就能抢先知道一些更富于刺激性新闻的人，报纸如果来晚了，他们会很烦恼；但是那些宁静地住在圣玛丽米德的中老年妇女却总喜欢把她们的报纸放在早餐桌上看。

今天，马普尔小姐全神贯注地读着日报的头版和其他几则消息。这份报纸曾被她玩笑地称为“大杂烩日报”。这个带点儿讽刺意味的称号暗示了这么一个事实：她的这份《新闻日报》因为换过一次社长，有些事使她和她的一些朋友都看不惯。比方说，添了些有关男人衣着、女人服饰、女性柔情、儿童比赛等方面的文章，还有妇女来的诉苦信。他们为了把这些东西排上去，竟不惜挤掉了除头版以外的任何真实新闻，或者是把这些新闻排在

很难发现的角落里。马普尔小姐是守旧的人，她认为报纸总归是报纸，它告诉你的应该是新闻。

下午，她用过午餐，并在一把为了她的背部风湿而特别购置的直背扶手椅上睡了二十分钟的午觉。她翻开《泰晤士报》。这份报纸是供她更安闲的时候细读的。但《泰晤士报》也今非昔比了。恼人的是，你几乎再也找不到报上有什么可看的東西。过去你只消从头版看下去，就能很容易地越过那些不想看的，找到会使你感兴趣的文章的标题。可是这样经过时间考验的编排方式，现在却受到了异乎寻常的干扰。有两版突然让给了在卡普里的旅行见闻，还附有插图；体育新闻出现在比以前显眼得多的地方；登载的宫廷新闻和讣告比固定专栏还要详细。有一段时期，在《泰晤士报》上占了显眼地位的有关出生、结婚和死亡等琐碎消息曾特别吸引马普尔小姐的注意；可是近来，马普尔小姐注意到这类消息几乎一直出现在报纸反面。

马普尔小姐首先注意到的是头版重要新闻。但她也不多看，因为和她早上看过的差不多，只不过笔调略雅一点。她把眼光落在目录上：杂文、评论、科学、体育；接着她按照惯例把报纸翻了个面，很快地浏览了出生、结婚和死亡等栏目；之后，她打算再翻到通讯版，在这一版里她几乎总能找到一些有趣的新闻。再要翻到的就是宫廷公报版了，在这一版上还能找到当天的拍卖行的消息。而且，总会有一则简短的科学论文登在那里，但她并不想去看那个，那对她几乎毫无意义。

按照往常的习惯翻阅过那些有关出生、结婚和死亡等消息之后，马普尔小姐又习惯地自言自语：“真可悲，但是人们现在只对死讯感兴趣！”

有人生了孩子，但是生了孩子的人的名字却不见得会被马普尔小姐知道。如果有一栏谈到新生儿，并附带说明是谁的孙儿，那她多少会有点机会愉快地认出那人是谁。她可能这样想过：“真的，玛丽·普伦加斯特有了第三个孙女了！”当然，这可能想远了一点。

婚事一栏，她只稍微看了一眼，因为她的老朋友的女儿们大都在几年前就结婚了。她比较认真地注意死亡这一栏，她看了个够，生怕漏掉了一个名字。阿洛韦，古帕斯特罗，阿登，巴顿，贝德肖，伯爵威瑟（啊呀，这是一个德国姓名，他过去似乎是在里兹待过）。卡帕唐，卡品特，克莱格。克莱格？就是她现在所认识的那些克莱格中的一位吗？不，看来好像不是。珍妮特·克莱格，约克郡人。麦克唐纳，麦肯齐，尼科尔森。尼科尔森？不，当然也不是她所认识的那个尼科尔森。奥格，奥默罗德——她想，那一定是她的什么姨或什么姑。嗯，也许是。琳达·奥默罗达，不，她不认识她。夸特里尔？天哪，那一定是伊丽莎白·夸特里尔，八十五岁。哎呀，真的！她记起来了，原本以为伊丽莎白·夸特里尔几年前就死了。她一直是那么虚弱，谁能料到她活这么长！几根老骨头居然撑了这么久。雷斯，拉德利，拉菲尔。拉菲尔？她回忆起了什么，这名字好熟悉。拉菲尔，贝尔福德公园、梅德斯通，贝尔福德公园、梅德斯通。不，她想不起来那个地址

了。花圈敬辞：贾森·拉菲尔。啊，对了，这是个少见的姓，她觉得她在什么地方听说过的。罗斯·帕金斯，现在那会是……不，不会的。赖兰？埃米莉·赖兰，不，不，她从来就不认识一个“被她的丈夫和孩子们深深爱着的”埃米莉·赖兰。唉，这是很愉快呢还是很悲伤呢？这就随你怎么看了。

马普尔小姐放下报纸，懒懒地望了一下纵横字谜，心里却奇怪她怎么对拉菲尔这个名字那么熟悉。

“我一定会想得起来的。”马普尔小姐说。长期的经验告诉她人老了该怎么回忆。“我相信我一定会想得起来的。”

她朝着窗外的花园瞥一眼，赶紧收回目光，并试图把花园的印象从她心里排除。花园是她快乐的源泉，也是她多年来辛苦工作过的地方。可是现在，由于医生的大惊小怪，她在花园的工作却被禁止了。她曾经想反抗这个禁令，但是最终她想最好还是照医生的话做。她把椅子安放到一个不那么容易看到窗外的地方，除非她决意想看点什么非看不可的东西。她一边叹息，一边取出装编织物的手提包，从里面拿出一件快织完的儿童羊毛外套。外套的前面和后面都织好了，现在她得织袖子。织袖子总是很无聊。袖子有两只，而且得一模一样。是的，确实很无聊，不过粉红色的毛线倒是很漂亮。粉红色毛线。现在等一下，它适合什么地方？啊，对了，它适合我刚刚读到的报纸上面的名字。粉红色毛衣，蓝色的海洋，加勒比海，沙滩，阳光，她自己的编织物和……怎么，当

然，拉菲尔先生。那次到加勒比海的旅行，圣·霍诺拉岛，侄子雷蒙德对她的款待。她记得她的侄媳，雷蒙德的妻子琼说过：“别把你自已搅进任何谋杀案里头去，简姑，那对你没有好处。”

嗯，她也从没有想过把自己搅进去，但是，谋杀事件却恰恰发生了，事情就是如此。仅仅是因为有一位嵌了一只假眼的中年陆军少校一定要讲几个又冗长又使人腻烦的故事给她听。可怜的少校，他叫什么名字？现在她已经忘记了。拉菲尔先生和他的秘书，叫做什么太太——沃尔特斯太太，对了，埃丝特·沃尔特斯；还有他的按摩护士杰克逊。都记起来了，嗯，是的，可怜的拉菲尔先生，他就这样死了。他也不知道不久将要死去，他还跟她讲过。看来他活得比医生预料的要长。他是一个个性强而又执拗的人，而且很富有。

马普尔小姐一面想，一面打毛线，但不免心不在焉。她在想着刚死了不久的拉菲尔先生以及有关他的一切，他也确实是一个不容易使人忘记的人。她能够把他的容貌很清晰地想象出来；是的，他个性鲜明，性格执拗，脾气暴躁，有时粗暴得惊人。不过没有人埋怨他的粗暴，她也记得这一点。人们不嫌他粗暴是因为他有钱。是的，他曾经非常富有，他有随身秘书、随身听差、一个很够格的按摩护理。有过那么一个时期，没有人照料他，他就起不了床。

马普尔小姐想，那个随身护理的性格也颇有些令人难解之处。拉菲尔先生有时对他非常粗暴，他似乎从不介意，当然，原因仍然是拉菲尔先生有钱。

“他这样的薪水，除了我，别人连一半都不会给。”拉菲尔先生说，“他也知道这一点，不过他对工作很尽职。”

马普尔小姐记不清一直侍候拉菲尔先生的是杰克逊，还是约翰逊？他侍候拉菲尔先生起码有一年吧？一年零三四个月，她想大概没有那么久。拉菲尔先生喜新厌旧，他要是厌恶了谁，就会厌恶他的一举一动、他的相貌、他的声音……

马普尔小姐懂得这点，有时她也会这样。看看她自己的那个女伴，那个和蔼、殷勤、讲起话来轻柔得使人发疯的女人。

马普尔小姐说：“啊，变得好多了，自从……”啊，天啊，现在她已经把她的名字忘记了。毕晓普小姐？不，不是毕晓普小姐，当然不是。她怎么会想到毕晓普这个名字呢？啊，天啊，真是太困难了。

她的思路又回到拉菲尔先生身上，又想到……不，那不是约翰逊，他叫杰克逊，阿瑟·杰克逊。

“噢，天啊，”马普尔小姐又说，“我总是把所有的名字都弄错。当然，我刚才想到的是奈特小姐，不是毕晓普小姐。我怎么会把她的名字错认为毕晓普小姐呢？答案找到了，我想到象棋上面去了，一个马，一个相^①。”

① 在英语中，奈特——Knight 的另一个意思是指国际象棋中的马；毕晓普——Bishop 是指象棋中的相；卡斯尔——Castle 是指象棋中的车，鲁克——Rook 也指车，但它同时还有“敲诈”的意思。

“我推测，下次我再想她的时候也许会称她为卡斯尔小姐或者鲁克小姐的，虽然事实上她不是属于敲诈别人的那类人，的确不是。那么拉菲尔先生的那位漂亮的秘书叫什么名字呢？啊，对了，她叫埃丝特·沃尔特斯，准没错。我想知道埃丝特·沃尔特斯的一点近况，她继承过一笔钱吧？也许是现在才继承的。”

她记得拉菲尔先生告诉过她一些情况，或者她曾经……啊，天啊，你越是想把事情回忆得准确就越是糊涂。埃丝特·沃尔特斯，加勒比海的事务使她伤透了脑筋，但是她会克服它的。她是一个寡妇，可不是？马普尔小姐希望埃丝特·沃尔特斯再跟一位温柔、善良、可靠的男人结婚。那似乎有些不可能，她想，埃丝特·沃尔特斯天性喜欢跟坏男人结婚。

马普尔小姐又回想到拉菲尔先生。“谢绝花圈”，讣告上这样写。她自己原也不曾想过要送花圈给拉菲尔先生。如果他愿意的话，他能够把英国所有的花房都买下来。再说，他们不够那样的交情，他们不是什么朋友，也不曾亲密过。他们曾经是……该用一个什么词呢？同盟，对了，他们曾经有一小段时间在一起，令人兴奋的一段时间，他也不错是一个好同盟。她知道这点，在加勒比海时，当她穿过漆黑、炎热的夜晚到他那里去的时候，她就知道这点。对了，她记起来了，她一直戴着那条粉红色羊毛围巾。那时她年轻，他们是怎么叫这类东西来着？——迷幻披巾。她常把那条粉红色的羊毛围巾围在头上，他一直瞅着她笑，后来她开了口——她在回忆中微

笑了——她用了一个词使他大笑起来，但是他最后终于不笑了。不，他按照她的要求做了，所以……“啊！”马普尔小姐叹息着。她得承认，那一切都是令人兴奋的。她从来没有把这事告诉过她的侄儿或者亲爱的琼，因为毕竟是他们嘱咐过她不要说的，不是吗？马普尔小姐点了点头，接着喃喃自语：“可怜的拉菲尔先生，我希望他没有……受罪。”

大概没有，大概他被以重金请来的医生用镇静药镇住了，一直到最后都很安静。他在加勒比海的那几个星期可够受的了，他几乎一直在痛苦中。真是一个勇敢的人。

一个勇敢的人。他死了，她很遗憾，因为她认为他虽然年老多病，但这世界上少了他就失去了什么东西。她不知道他在做买卖时是什么模样，可能是无情、粗暴、霸道、好斗，他是一个好挑衅者。但是……但他是一个好朋友，她认为。他也具有某种很深沉的仁爱气质，这些气质他一向十分谨慎地避免在外表上显露出来。这是一个她所赞赏和尊敬的人。嗯，她很可惜他已经不在了，她希望他不曾有过太多的不安，她也希望他死得宁静。现在他无疑已经被烧成了灰，骨灰放进了一个用美观的大理石砌成的墓穴里面。她甚至不知道他是否结过婚，他从来没有提到过妻子，也从来没有提到过孩子。难道他是一个单身汉？或者他的生活太丰富以至不感觉到孤独？她这样想着。

那个下午她在那儿坐了很久，一直想着有关拉菲尔

先生的一切。她从来没有想过她回到英国后，还能再看到他，事实上也没有看到过他。但奇怪的是，她又觉得无时无刻都在和他接触。如果他跑来找她或者是向她建议再见一次面就好了，或是感觉到因过去他们之间的一段生活而产生了一种联系，或是因为什么别的联系。一种联系……

“真的，”马普尔小姐说，她被自己的想法惊呆了，“在我们之间不可能是冷酷的关系吧？”难道她，简·马普尔，曾经是……无情的人吗？“你知道吗？”马普尔小姐自言自语地说，“真奇怪，我以前从来没有想到过这些。你知道，我相信我自己是可以变得无情的……”

门开了，伸进来了一个黑色、鬃发的脑袋，那是彻里，她是毕晓普小姐的……哦，奈特小姐的受欢迎的接班人。

“您是不是说了什么话？”彻里问。

“我在跟自己说话。”马普尔小姐说，“我正想知道我这个人是否会变得很冷酷。”

“什么，您？”彻里说，“绝不可能！您善良极了。”

“善良和冷酷并没有什么不同！”马普尔小姐说，“我相信，假使有正当的理由，我也会冷酷无情。”

“什么才是您说的正当的理由呢？”

“在正义面前。”马普尔小姐说。

“我必须说，对于小加里·霍普金斯，您已显示了您的正义感。”彻里说，“那天他虐待猫儿被您抓住了。我从来没见过您对别的人也那样气愤过！您把他吓呆了，他绝不会忘记那件事的。”